

徐伟莉： 一块手表装满了我的高考记忆

本报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

“我是2000年参加的高考，那时候高考还是在7月份，天气很热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对那几天的大部分记忆已经非常模糊，但是考场上的那块手表却让我终生难忘……”

6月8日上午，骑车经过高考考点门口，淮师附小本部校区教师徐伟莉的记忆再次被拉回到20多年前。

她告诉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，2000年的夏天，她还是淮南四中的一名高三学生，7月，高考来临时，她的精神状态一直放松不下来。“我家在泉山，考场在淮南三中，每天我都是打车去、打车回。”徐伟莉说，“那时候，参加高考的学生每个人都喜欢带一块手

表进入考场，方便自己把控时间安排做题进度。”因此，手表成了高考期间徐伟莉最重要的精神寄托。

“忙中出错，偏偏在历史考试的那一天，我把手表忘家里了，当我打车到三中门口的时候才发现这一情况。”徐伟莉一下就紧张了起来，在考点外满头大汗惊恐地念叨，“坏了！我的手表忘家里了！”

“多大事儿！来，拿我的进去！”徐伟莉焦急万分的时候，一段浑厚而慈祥的声音传到了她的耳朵里。“我侧身一看，在考点外送考的郭立泉老师正把他的手表从手腕上取下来。”徐伟莉说，“我当时既激动又温暖，就这



样拿着郭老师的手表，放松地走进了考场。”

这场考试徐伟莉考了120多分，而送给她手表的郭立泉，当年正是她的历史老师。如今，徐伟莉已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20个春秋，这份高考期间收获的温暖，她正把它传递给自己的学生。

图为正在授课的徐伟莉老师。

韩钧： 高考是为青春奔跑的最美姿态

本报记者 付莉荣 摄影报道

“距我参加高考已经过去了12年，却仿佛就在回眸间。”目前在合肥从事金融工作的韩钧于2011年参加的高考，回忆起当年的高考时光：紧张备考，自信迎考，奋笔疾书答卷……每一个瞬间突然就涌上了脑海。

“临近高考，很多学习任务已经不是老师和家长布置的了，而是成为了我的习惯。”韩钧表示，放学后的晚自习让自己疲惫不堪，但每天的晨读又会像打鸡血一样兴奋。一张张写满的卷子，一根根用完的笔芯，那是满满的成就感，是对自己学习成果的肯定。

“我的家庭氛围一直都很好，我很信任

和依赖父母，他们也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时间。”韩钧说，“临近考试前，爸妈带我去放了孔明灯，挂了祈福荷包，把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在心里念叨了一遍。”

韩钧特别喜欢听歌，五月天的歌萦绕了她整个的青春，也给了她许多勇气和动力。“高考前的最后一天晚自习，大家都没有看书做题，不知道是谁起了头，大家一起唱起歌来，好像把这三年的苦和累都唱没了。”

2011年6月7日，韩钧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考场，“爸爸平时工作很忙，基本没有接送过我，但高考那两天，他专门请了假，和妈妈一起来陪我考试。”这种陪伴的安全感让



她觉得底气更足了，考试十分顺利。

当年，韩钧考上了安徽大学会计专业，之后又以优异的成绩到英国伦敦攻读硕士研究生。“我想对学弟学妹们说，高考是青春的一次重要体验，决定了你的人生阶段有怎样的一个新开始，希望所有人面对高考时都可以拼尽全力，为打开广阔世界，拥抱无限未来增加更多可能性。”

陈嘉琪： 心之所向，就不负寒窗一场

本报记者 郑洁

“我想，我们真正要感激的，是那个努力拼搏、绝不认输的自己。”谈及当年高考，淮南二中2020届毕业生、现就读于南开大学的陈嘉琪同学感叹道，“状况连连”和“焦虑且迷茫”是她高考那段时间的状态和心态最真实写照。

“当时受疫情影响，从2020年2月份开始我们就在家上网课，我对自己的复习进度是有计划的，所以在网课之余也能按时按量地复习好知识点，也比较能适应网课。大概是4月份陆陆续续分批返校上课，因为不清楚高考会是什么情况，所以当时我有些迷茫。”陈嘉琪说，后来接到通知高

考要延期一个月，自己陷入了紧张焦虑。她苦笑的说，“对于我来说，‘战线’若是拉得太长，整个人的状态会容易‘疲’。再加上临近考试的紧张感和压迫感，后期我的心理状态就不太好。”

在陈嘉琪看来，高考总分621，并不是她的理想成绩，“7号当天胃炎犯了，上午语文考得很差，出考场时浑浑噩噩的，下午的数学考得也不太好，第一天考试结束，脑海里就两个字‘完了’。”她说，当天晚上也没有看书的心思，所以和妈妈出去走了走，散了散心，心里的忧愁烦闷减轻了，回家后好好的休息了下，第二天状态就提升了许多。



“因为不满意这个成绩，当时我还想过复读，但现在再回头看，只要自己一直在努力，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好。”陈嘉琪笑着说，下学期她将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学习，“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，把目光放得长远些，心放大些，你会发现这世界的精彩，它在等着你去探索。”